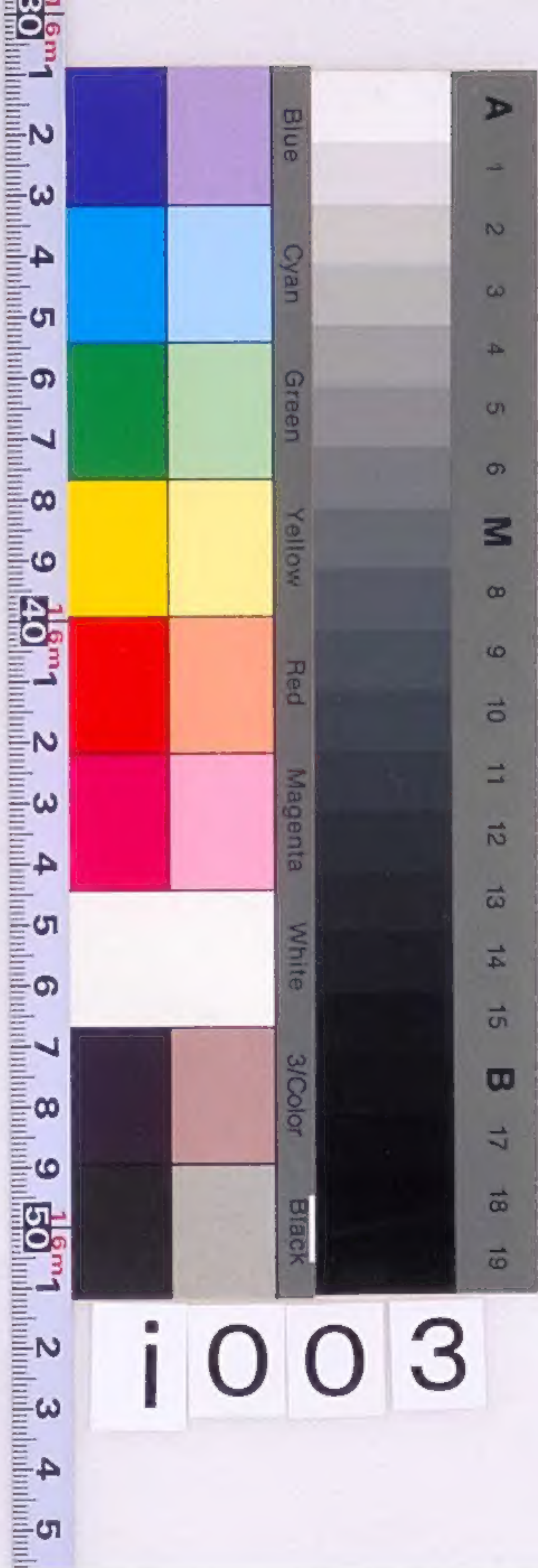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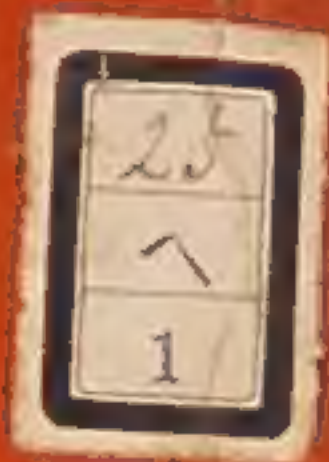


碧巖錄

卷五十六

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垂示云是非交涉處聖亦不能知道順縱橫時佛亦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氷凌上行劍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死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恁麼事賊不打貧兒家慣曾作客方憐客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著豈拍版

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
得遂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投投
子一日爲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藥師與趙州州不管
投子今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
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爲人有僧問
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
如何答云開金鷄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
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
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
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
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

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
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
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語和尚謂之見不
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
得浙中永光和尚道若言鋒差鄉閭萬里直須懸崖撒
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馬度歲
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
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云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
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爲他是作家漢舉着知落處須云

便

度

所留反區也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盡藉。辨得這漢。細素藥。忘何須鑒作家。若不驗過。爭辨端的。遇着試與一鑒。又且何妨也。要問過古佛。尚言曾未到。賴是有伴千聖。也不傳。山僧也不知。不知誰解撒塵沙。即今也不少。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開眼也。怎麼舉落在什麼處。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有眼還同死。漢相似。何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忌何須

鑒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向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只這太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录木床上行。捧行。鳴豎拂。敲床。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擬議。則彌離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明。影。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諸訛處麼。試與看。

三 舉龐居士。舞藥山。這老漢作怪也。山命十人。禮客相。

送至明首也不輕他是什麼境界也須是敲端倪底
衲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
風起浪指頭有眼這老漢言下有響時有全禪客云
落在什麼處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釣來士打一掌
着果然釣賊破家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裏瞞
眼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闍老子未放汝在第二杓惡
水潑了何止闍老子山僧這裏也不放過全云居士
作麼生愈心不改又是要喫棒這僧從頭到尾不着
便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喫棒了呈款云眼見
如盲口說如狂更有斷和句又與他讀判語雪竇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漏

逗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拄爭奈落在鬼窟裏
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
法爲侶是什麼人聲未訖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
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
無朱紫誰爲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
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默然太悟依頌云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爲任是作
家後列剎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槃桓既久遂辭藥山
山至重化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空中雪云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
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亦不
酬對也不是佗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
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驚中居士打了更與
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前語云初問處
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麼要不得他問端只是機遲慶
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
和聲打方始勦絕雪竇自頌佗打處云驚起鵲
雪團打雪團打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
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徃徃有人不知只恐
不係麼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麼消息雪竇還知麼

眼裏耳裏絕清灑前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灑
灑絕作麼生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竇碧眼胡僧難
辨別達磨出來向你道什麼打云闍黎道什麼一坑
埋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
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時若握雪團打
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竇自誇他打處殊
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清灑眼
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
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雪竇道直得盡乾坤大
地無纖毫過患猶為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

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
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死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
落有無誰敢和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
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殊不消
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
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
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
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梨熱時熱殺閻梨此
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

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
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劒刃上走則快若向
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
云待無之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之請和
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
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
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話雪
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融
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

慶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風行草履水到渠成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坊忌認影且其當頭忍位韓獺空上階不是這回躡過了也逐塊作什麼打云你與這僧同參

獺龍都切通作盧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即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公卿垂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橛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峯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

獺

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後韓獺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太細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獺逐塊連忙上階提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如韓獺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獺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獺取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大方能尋其兔靈寶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為人處麼良久云計甚兔子

四舉永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下衲僧跳不出無孔鐵鎚一箇鐵楔子過此二者是為真過

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
麼一筆勾下有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藜確確又問如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
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藜確確又問即心
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鐵
三股不同又一箇鐵藜藜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藜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道什麼遭他第四
物惡水來也又有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疾藜確確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
真過此一則語此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

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
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即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閑道
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
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謂
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
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
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
轉球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
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
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一義又問即心即佛
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

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入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末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龜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腳底下一場懔懔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懔懔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兩外兩箇漢一場懔懔諸方謂之三懔懔又保福問僧幾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

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躡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下落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丁拽石裏中天子勅癩兒牽伴向上人恁麼來二般士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幾幾須是

千鈞弩若是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動。豈為死蛇蟻
象骨老師曾親述也。有人曾恁麼來，有箇無孔鐵鎚，
阿誰不知爭似不。解打鼓鐵鎚子，須還這老漢如
得。下子親得報君知，靈寶也未發見在雪上加霜，你
還知麼。莫來，也也有些子龍擺個個甜苦，苦著
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二十棒與棒得也未便打。
依舊黑漫漫。

歸示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
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木平，凡有
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領示眾云：東山路窄，西
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

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
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
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
見他為人處。三十斤為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
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鷄鶉小可之物，必不可輕
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為鷄鼠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親述
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石
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木用處俱不如禾山
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
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箇肉
所以道：報君知，莫莽箇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

要不莽鹵甜者甜苦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力拈起向上鉗鎚未免口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者

至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按著這老漢堆山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拂却漫天網還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熟老僧在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同語句上辨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

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談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太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託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領出

編辟曾換老古錘何必投著這老漢換投向什麼處去七斤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處

檐又却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拋擲西湖裏還雪竇手

脚始得山僧也不要下載清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

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丁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換老古錘編辟法教歸丁致這僧要接換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不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此來與你下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

底擔下檐禪到趙州起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
數羅羅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
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
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待麼也用佛出世作什
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
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
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
還如曾聞快龍舟雖然舊習閑由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
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
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下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水
凌上行劍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
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者

舉鏡清問僧問外是什麼聲等問垂一鈞不患聾問
什麼僧云兩滴聲不妨實頭也好箇消息清云眾生
顛倒迷已逐物事生也悟得其便鏡鈎搭索還他本
分手脚僧云和尚作麼生果然納敗坎轉捨來也不
妨難當却把拄頭倒刺入清云泊不迷已咄直得分
疎不下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提著這老漢過殺
人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喚作

兩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分跡不下

且至此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人下日鏡
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兩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
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鷓鴣聲清云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
蝦蟇聲清云將計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
案更無兩般初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
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煅
煉語若是煅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
透聲色二明道眼三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
展演然不妨子細事柰有窠由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

麼聲僧云兩滴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
會喚作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
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恁然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
是兩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
這僧也善接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
水向他道伯不迷已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
麼也迷已須知馬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懵懂要
勸絕此話更問道只箇伯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
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下線道隨他打若藤更向
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
也太難他鏡清只下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

頌云

虛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大家在這裏作者難酬對
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種有實有放有收
殺活擒縱若謂前入流刺頭入腔盆不喚作雨滴聲
喚作什麼聲依前問山僧幾曾問你來這漆桶
還我無孔鐵鎚來會不會雨頭半處不分不在
這兩邊南山北山轆轤轆轤上脚下若喚作雨聲則
曉不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脚踏實地
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已逐物
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

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
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一
相然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
也不是前頭須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須若
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
臨如以指指日月不見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轆轤轆
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
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如何
處見得初傳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

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聖曉不出
漏逗不少門云六不收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走
靈龜曳尾曉兆未分時薦得已是第一頭眼兆已生
後薦得又落第三若更向言語上辨得早喜沒交
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講若向眼兆未分時講得已是
第二頭若向眼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
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
聊聞舉著別起便行荷或付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
上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

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問之宋笑孚下座云某甲適
來有其短處願禪者為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
量透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轉罷
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
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
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捏也
又教中道佛直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
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
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
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
解且得沒交涉更帶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

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教話多惹人
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棄你問頭應時應節
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十
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
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洞而復始滴水滴凍費許多工夫作
什麼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達磨何曾夢見
闍黎為什麼知而故犯少林謾道你神光二人傳虛
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卷衣又說歸天竺一賺殺
下船人懣懣不少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
天竺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却對乳峰宿刺破你眼睛

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又見雲門道六
不收雪竇為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
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
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
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
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
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
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在
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携
隻履歸西夫去使回奉聖開地惟見清下隻履雪竇

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
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三三近相德廣傳來裏不妨
請說也須是構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
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瞎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
事木家著一隻眼惹禍來也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鉢
一火弄泥團漢不會煎茶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鉢事
生也果然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禍事
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太傅云既
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鉢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事
生也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錯指法是什麼話話

寺

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太傅拂袖便去灼然作家許他
具一隻眼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
打野榧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
明眼人點破始得朗云和尚作麼生撥着也好與一
撥終不作這般死郎當見龍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
只具一隻眼道得一半一手擡一手擲雪竇云當時
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然如是也未稱德
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賴就中奇特
釋 椿杓切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父衆招慶
一日因令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
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

捧爐神不妨言中有神聖未首尾相違未却示首傷鋒
犯羊不惟辜乃是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
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毫白若論此事不在言
句上却要問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
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溪外打野
棚野裡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樵謂之野裡用明朗上
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明招云和尚又作麼生招
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
所以道俊狗咬人不傷人滿山喆和尚云王大傳大似
相如奪壁直得鬚鬚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

太滂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
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錢云
久聞胡釘錢真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麼空麼胡
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某自有多口
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與似前話州云你因什
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下縫尚不
奈何更教他打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下縫
胡於是有省京兆米士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
其索人皆喚作蛇未審士師見佛時喚作什麼士師云
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
紫璘供奉問說供奉解語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

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意爭敢言註經師
遂令待者將一掬水七粒米一隻餅在碗上送與供奉
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尚不會更說甚
佛意王太傳與朗上座如此話曾不一雪竇來後却道
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
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
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太
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
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即到
他用處自然融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須要妙應機非

善巧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逗圓孔不妨攢着作
家甚悲獨眼龍只具一隻眼只得一機曾未呈牙爪
也無牙爪可呈說什麼牙爪也不得就他牙爪開你
還見麼雪竇却較些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生
雲雷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天下衲僧無著身處早天
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傳問幾少運斤成風此出
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損補之時有少泥落
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
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
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欠容所謂二俱巧妙

明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雲雷道來問若成願
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
奇特爭奈未拏雲攫霧底爪牙雲雷傍不肯忍俊不
禁代他出氣雲雷暗去合他意旨領他踏倒茶爐語牙
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雨道不望你有逆水
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求劫不
忘明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雲雷踏
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攬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
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爲奇特且道
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聖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不好縱橫
自在此問太高出你合只自如何必更問峯云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滅人多少聲價作家宗師不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透雷霹靂可
煞驚羣一任蹄跳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
過一着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下出一挨一拶未及力勝負在且道
這一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
以高貴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
理性佛祖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爲食且道他意作麼
生透網金鱗問既不以他爲食不知以什麼爲食雪

峯是作家匹似只以十二分酬他道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聖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
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頭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
雪峰是作家不好滅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看他兩家把定卦強確正萬分若不足三聖只此一句
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二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
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箇一縱逢強即弱遇弱即
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幾見雪峯在着他二人最初孤危
峭峻末後一俱死即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
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

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
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時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
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峯末後只須透網金鱗顯
他作家相見處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不奈何
休云滯水向他雲外立活潑潑地且莫錯置好搖尾
蕩坤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處放出又何妨振尾
尾誰敢辨端倪做得箇伎倆索弄出來不妨驚起
尺鯨噴洪浪飛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盡大地人下
口吞盡雷聲雷聲起有眼有耳如聾如盲誰不

佛然清颯起，在什麼處，叫天上人間知幾幾，雪峯
把陣頭三聖，牢把陣脚撒土撒沙作什麼，打云你在
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帶水五祖道只此，下句領了也，既是透
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道二
六時中，以何爲食，諸人且向三條椽下，古尺單前試定
當看雲雷道，此事隨分，非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
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
清颯起，頌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颯起
相似太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颯起，天上人間知幾

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颯若風也，當清颯起時天
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儼非
入太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換佛祖龜鑑，宗乘且
道常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衣禪師云：處處在，這裏
作窠窟，滿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麼門？云鉢裏飯，桶
裏水，布衾裏盛錫，金沙混雜，光錯就錯，含元殿裏不

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當
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此

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
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雨端的為甚題云
鉢裏飯桶裏水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口三年始
得多占阿師難下帶縮口舌頭識法者愧為什麼却
恁麼舉北斗南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作什麼半立儼
然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白浪滔天平地起脚下
深數丈賓主互擲蕩然在你頭上何又作麼生打擬
不擬者夫蒼天叫止不止說什麼要添些苦箇箇無
視長者子即當不少傍觀者西
雲雲前頭須雲雨對一說說道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
鎚重下楔後面又須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藏頭白

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法
須雪竇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是機
多口阿師難下帶縮口舌頭識法者愧為什麼却
要來玄妙道理計較轉難此中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
愛恁麼頭上先扣定恐眾中有具眼者戲破也到後面
須放過一着解初機打開須出數文見北斗依舊在
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
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說
則易若向意根上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橛子相似
擺撥不得扣定不得你若擬議會而不會止而不止
亂呈機袋止是箇箇無視長者子寒山詩道六絃常響

苦九維徒自詭有才選草澤無勢開蓬門日上巖猶暗
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無疵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此集自大悲一炬之後而又重罹兵燹
世鮮善刻今得蜀本校正頗完獨恐中
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
四方具眼高人為是正之抄錄
見教常後改軍傳成金美禪宗幸甚
惲中書隱白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
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
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
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
試舉看

三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一狀領過峯
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無孔箇
子峰頭戴角僧亦云是什麼泥墮子誰拍板箭鋒相
挂峯低頭歸庵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就
中難爲措置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剛過始得同道方

知頭問什麼處來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律往納與
關若不是同參海乎放過僧云嶺南來傳得什麼消
息來也須是通箇消息還見雪峰麼頭云曾到雪峰
麼勘破了多時不可道不到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
扛作兩極頭云有何言句便恁麼去也僧舉前話便
恁麼去也重重納敗關頭云他道什麼好劈口便打
朱却鼻孔了也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關你
且道他是什麼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癩兒牽伴不必須彌也須粉碎且道他圈續在什麼
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已是不惺惺正賊去了

多時賊過後張弓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掀倒禪床過
也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喫穿却鼻孔停囚
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
我同條死漫天網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
人我也不信泊乎分疎不下

大凡扶堅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
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殊不
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峰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
雪峰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下事
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
成節角請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請訛在什麼處雪峰

雖遍歷諸方末後於潞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
太微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
又過鼓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榭而出
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冬參底人雪峯見來以手
拍庵門後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
語下咬齧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
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峯
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峯意有毒害處
雪峯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舞雪峯持此公
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
云曾到雪峯麼若要見雪峯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

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
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
這僧殊不知巖頭着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
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問他道末後句若問他道天下人
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
地不分細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峯不會夏至夏末再
與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
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
麼生會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拈鉢
下至法堂峯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

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山問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
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
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
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峯見德山無
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着賊了也蓋爲他曾着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老道
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
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
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齊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
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

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太蟲若
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
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
千差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
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
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真箇是則爲君說舌頭
落地說不着有頭無尾有尾無頭明暗雙雙底時節
葛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角彼此是怎麼同條生
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向瀟湘我向秦
不同條死還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你

鼻孔爲什麼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要與棒麼有什
麼摸索處黃頭若眼須覩別處本地人三鋒結舌我
也恁麼他人却不恁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南
北東西歸去來收脚眼下猶帶五色線在公你一條
拄杖子夜深同看千巖雪猶嫌半月程從他本地雪
漫漫填溝塞壑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還識得末後
句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
頌則煞頌只頌毛彩此子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開大
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下句
打殺了也未後更與你法眼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

巖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
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拜而去三日後又
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未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
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
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
禮拜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
取狗只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
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曾下
有僧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
東勝并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

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三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也有又來持虎鬚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慣得其便這老漢賣身夫也僧云如何是石橋上釣來也果然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四實若切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久響趙州石橋

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上鉤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問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州

云太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爲人
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臾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
他本分草鞋入海還須釣巨鰲半箇要津不通凡聖
鰲龜螺蚌不足問大夫夫漢不可兩兩三三堪笑同
時灌溪老也有恁麼人曾恁麼來也有恁麼用機關
底手昨解云劈箭亦徒勞猶較半月程似則似是則
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不立玄妙
不立孤危不以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靈
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

方高壁立萬仞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峭峻不如
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輾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
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
鰲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弄一語用一機不釣鰲龜螺蚌
直釣巨鰲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
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又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
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
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又響黃龍及乎到來
只見箇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
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
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取去也龍云謝了

供養此總足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雲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東龍即且致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三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漢草裏輕暮故作什麼大師云是什麼和尚合知這老漢鼻孔也不知太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供勃第二杓惡水更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二回解吸也合自知太云飞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轉當面踏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別轉鼻頭裂轉鼻孔來也太作忍痛聲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子得麼還識痛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莫瞞人好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眼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為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廿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太寂禪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為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食獅子

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若流不長智不大若見不遠若
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
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什麼却恁麼
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
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
今有底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
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曾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
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
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
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也明白若只依草
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

雖似昭昭靈靈却不佳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
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
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席
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
你爲什麼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
云你昨日向其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
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
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
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
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
如今却笑看他悟後呵轆轤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

贊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麼如麼
似栗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什
麼獨有馬祖識箇後底話盡山雲海月情東家初柄
長西家初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
因甚道他不會言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
人手裏已是與他下洋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
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
子呼蒼夫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
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話

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
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
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
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
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
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徑處試舉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
可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實頭當時好與
本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
深辨來風也似和尚相似寒語僧展兩手敗關了也

快鞭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作待要翻款那却似有旗奪鼓底手脚門却展兩手喚駕與青龍不解騎僧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放過此棒合是雲門與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團聚合與多少放過下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閃云近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去喚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在雲門有召火雷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

所以雲門放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曉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曉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半斷天下人舌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太喚不可言如瞎捧雪寶元來未知在閣黎相次着地師云放過下着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轆轤床一下

雪寶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須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曰雪寶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

展兩手開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
是牧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川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
却問不知何太驗不妨有驗處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
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
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金真當頭取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
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請此於據虎頭收虎尾摩立千仞
則且置放下線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琴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

什麼好不惺惺這漢猶在兩頭吾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買帽相頭老婆心切源云
爲什麼不道踉過了也果然錯會吾云不道不道惡
水驀頭澆前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太惺惺源云
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此子箭
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唧溜漢入地獄如
箭吾云打即低打道即不道再三須事事就身打劫
這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
作什麼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
舉似前話知而故犯不知是不是是則也太奇霜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來有

人哭源云爲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道與
前來問是同是別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墮沉源於言下有省瞎漢且
莫瞞山僧好源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師出氣莫因他且看
這漢一場懺懺霜云作什麼隨後懺懺也源云見先
師靈骨喪車背後拋藥袋悔不愼當初你道什麼霜
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見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
作家始得成拜作隊作什麼霜實着語云蒼天蒼天
六通生賊過後張弓好與一坑埋却源云正好着力
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道什麼這漢從頭到

尾直至如今出身不從人原乎云先師靈骨猶在大
衆見麼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尉源拍棺木云生邪死邪若向
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
其或未然徃徃當頭蹉過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
此事爲念纔至人家弔尉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
死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
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其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
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

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替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此立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沒量太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鹿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太姊云作麼作麼下衆

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雪霽蒼苔六蒼天蒼天此意落在兩邊太原孚云先師

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道下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目可惜許時光雪竇真頌云

兔馬有角可然奇特可然新鮮牛羊無角斬成什麼模樣瞞別人即得絕毫絕毫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你向什麼處摸索如山如獄在什麼處平地起波瀾擡着你的鼻孔黃金靈骨全猶在截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白浪滔天何處着放下一着脚跟下蹉過眼裏耳裏着不得無處着

較此子果然沒溺深坑隻覆西歸曾宋却祖禰不了累及兒孫打云爲什麼却在這裏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針縫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須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云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下箇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毫如山如獄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

你面前了也未後皆是快活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
浪滔天何處有此領石霜與太原乎語為什麼無靈骨
隻獲西歸曾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為人處古
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人為什麼却
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
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
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
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
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峻不妨奇時

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劈面來也要
太家知主山高接山低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見機
而作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有擔有縱風行草
偃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使出果然擬待翻款那第
二棒打人不痛山云且來關黎呼則易遣則難喚得
此頭堪作什麼良回首果然把不住中也山把住云
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虎口裏橫牙
迎水之波見義不為無勇也良擬議果然摸索不着
打云可惜許山打十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令合
恁麼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棒合是欽山喫
良禪客也不妨是不具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

鞭我鞭末後可惜許乃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
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又下擒一
縱當機觀箇提觀箇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
機和虧此子力量便有頭蹶這僧亦是箇英雄底衲子
致箇問端不妨驚駭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
處鏃者箭鏃也二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
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也不妨奇特欽山云便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
問更無此字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著所
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聞黎良
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

更

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
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死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
道為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也
問道誠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非則未是在這
箇公案須是習禪裏不懷此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
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
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喚他既不
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

寶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當頭蹶過退後退後放箭之
徒莫辨箇一死不再漁大請訛過了取箇眼旁耳必

龍耳左眼半片放過一着左邊不前右邊不後捨箇耳
号日雙鼓右眼八兩只得一路進前則隨境落漸退
後則猛虎銜尾可憐一鏃破三關全機恁麼來時如
何道什麼破也重也的的分明前後路亞漢州打云
還見麼君不見癩兒牽伴打葛藤去也玄沙有信号
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無心祖一句截流萬機
寂削鼻孔在我手裏未有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
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背曰因作此頌號曰歸
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若能
發前要山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

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
免得欽山只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
出關中主開眼也若合眼也者有形無形盡斬為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爾若善能放箭則不莽爾若不善放則
莽爾可知取箇眼方耳必龍捨箇耳号日雙鼓且道取
箇眼為什麼却耳雙捨箇耳為什麼却雙鼓此語無取
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
分明前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
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里見作
麼生君不見玄沙有信号大丈夫先天無心祖尋常以
心為祖宗極則這裏為什麼知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為

此心之初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箇中主的分明
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
路也須是行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為心祖玄沙常
以此語示眾此乃是歸宗有此須要實踐用為玄沙語
如此參學若若以此心為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
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兄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
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目前一以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
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其作麼生但向他道若向
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聖凡通凡聖未為分
外語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
鐵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大有人對着在蒲口含箇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乎此上起骨堆衲僧鼻孔一
時穿却金剛鑄鐵蒺藜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
了也揀着這老漢州云甲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
石裂僧無語放你三十棒直得日鑑口吟

試詠切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
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
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
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到去問他若向語上見此僧如
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

此子關拔子須是轉得始解弄虎豹也須是本分手段
始得這僧也不顧老亡敢將虎豹便道此猶是揀擇趙
州劈口便塞道申軍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若別底便
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何動不得處動何轉
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乃至于千差萬狀世
間戲論皆是醜醜上味若到著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
片申軍奴乃福唐之細語置之少無意智相似這僧道
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申軍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
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掌海在取龍天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處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
山之固什麼人抵得猶在半途蚊虻弄空裏猛風也

有恁麼底果然不難力可煞不自量蚊虻撼於鐵柱
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潮黎與他同參揀方擇方
擇永河頭賣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已在言前
一坑埋却如芥少粟打云塞却你咽喉

雪竇注兩句云以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
雪竇道這僧一以蚊虻弄空裏猛風撼於鐵柱雪
竇當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
亦不撥他便云申軍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
柱揀方擇方當軒布鼓雪竇未後提地教活若識得明
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
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兩
重公案也是疑又處踏著打鐘磬似鐵猶有這箇在
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我豈得五年分疎不下
面亦不如話直所孫史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捧喝這僧問得來也甚
奇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
曾有入問我豈得五年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
亦不輕他只恁麼會古是常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
較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曾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旨下口雪竇問他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

住持將製沙裏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
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銅城
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遠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
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
時人窠窟否趙州在窠窟裏教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
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
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頻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憐然好箇消息獅
子哮吼作家中作家百獸腦裂好箇不路無味之談
相罵鐵作接蒲鐵櫃子相似有什麼咬齧處分疎不
下五年強下葉舟中載太唐渺渺不然波浪起誰知

別有好思。塞斷人山。如睡。你。潑水。裏。問。教。道。甚。
麼。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蒼天。鳥飛兔。
走。自古。至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會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象王頻呻。
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山。南北東西。鳥飛兔走。雪。
竇若無。未後句。何處更有。雪竇來。既是鳥飛兔走。且道。
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搖地。起。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
于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
怎麼試舉看。

惠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連前來。道什麼。

三。重。公。案。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含。霜。和。尚。如。何。爲。
人。提。着。這。老。漢。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
過。君。子。白。拈。賊。賊。馬。越。越。僧。云。某。只。念。到。這。裏。
兩。箇。弄。泥。團。漢。蓬。着。箇。賊。梁。根。難。敵。手。州。云。只。這。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被。他。揀。取。眼。睛。捉。
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擒縱殺活。得恁麼白。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君之辯。趙。
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
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
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

不知僧云却向既不知為甚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
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指他鬘鬘處問他問
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
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一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
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
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
別休豈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晴不犯鋒鏑
不著計較自然恰如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
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百非何故若
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看眼看方見若或擬議
躊躇多兒喪身失命雪竇頌云

辨龍蛇

上音曉下音徐
猶喚不進也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能行鬼虎神泣無你啗啄處
又如虚空相似硬剝剝地望空警告虎步龍行他家
得自在不妨奇特鬼虎神泣太眾掩耳草偈風行閑
絮莫是與他同參頭長三尺知是誰怪底物何方聖
者見麼見麼相對無言獨足立咄縮頭去放過一着
山鵲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能行鬼虎神泣無你啗啄處
此四句頌趙州答諸大以龍虎驟這僧只得一場麼
囉非但這僧直得鬼虎神泣也風行草偈相以未幾
兩句可謂王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
立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

寸雪寶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中僧也不識雪寶下時
脫體盡却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看眼者
垂示云諸佛眾生本來無異山河自色寧有等差為什
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過即
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捏了麼生是撥轉話
頭處試舉看

舉雪竇所以拄杖示眾云點化在臨時殺个刀活个劍
換却你眼睛了也拄杖子化為龍何用周遮用化作
什麼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碍着咽
喉麼闍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山河大地甚麼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等奈

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麼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為人起
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曾他雲門獨露更却道此
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
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拈花
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處
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問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
曾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掀然現前曾中若無一物外
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不曾下
切曾下明下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
陰界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即色
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
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
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葛藤子也何況更化爲
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用
每向拄杖頭拈撥全機太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
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
禪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
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
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

道捧頭取證喝卡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
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
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音馳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浪奔撥
開向上一下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拏雲攬霧處說
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脚羅籠一徧燒尾者不在拏雲
攬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一箇乾柴片曝
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玉自是你千里萬
里爭奈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免
落草用聞作什麼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餽飯乾坤大
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舉念者先犯相次到你

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亡十二棒且輕如山僧不曾
行此令據令而行賴值得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
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饒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堪
作什麼師驀拈拄杖下座太衆一序走散雪竇龍頭
蛇尾作什麼

曝

音僕日乾
又薄報切

作暴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
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太意免人情解更道
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
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爲龍雪
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峯雲攫霧魚過
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峯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

爲龍亦不在峯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涼
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
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
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
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
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
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如雪竇爲
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
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
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
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

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
放君一時頌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恁麼也
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嶠中書隱鼎刊圓悟碧巖錄幸已訖事
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
錄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
見本當爲繡梓以廣禪學此亦
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

金玉幸甚

稟白

